

父母爱情,不会轻易沧桑



我向来以为父母那代人中并不会存在爱情这样的东西,成长、相亲、结婚生子、柴米油盐的流水线下,如果有什么情愫的话,那大概也只是亲情,即便再有什么,只怕也会立时三刻淹没在琐碎的生活中。我总以为对于父母来说,所谓婚姻只是两个互不算讨厌的人一起搭伙过日子。

记得小时候,我问过妈妈:“你爱不爱爸爸?”妈妈迟疑一会儿,只抛来一个白眼,说:“什么爱不爱的,又不能当饭吃。”我带着这样的回答悻悻离开,继续翻开《围城》,似懂非懂地看着方鸿渐周旋在与孙柔嘉的婚姻之中。那时觉得爱情可真是奢侈啊,爱的人离开了,不爱的人却时时出现,甚至要一起走过一生。

“婚姻仿佛金漆的鸟笼。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,笼内的鸟想飞出来;所以结

而离,离而结,没有了结局。”也就是那时候吧,我便在心底坚决地在婚姻与爱情之间划了一条鸿沟,看过再多的童话和偶像剧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,只觉得那些你情我爱的故事总在两人紧紧相拥时戛然而止,生活总会将两人从温暖的怀抱中分开,而前路也总是昏昏暗暗、索然无味。

自小我就没见过爸爸对妈妈有过明显的爱意表达,只有在每年的情人节,我会被爸爸塞50块钱推出门,在众人瞩目下窘迫地攥着花和巧克力回家。后来在我16岁时,爸爸去世,起初那几天我和妈妈总是不能平复,晚上睡觉的时候,两个人躺在床上睁眼到天明却一夜无语。头七那天凌晨,我睁眼望向窗外的月亮,期待早点睡着有斯人入梦,却听到妈妈突然开口:“生你的时候,我疼得不行,当时你爸就在我旁边,汗流得比我都多。我一边使

劲儿一边掐你爸的胳膊,生完你我都快背过气儿去了,你爸的胳膊也青了一块儿。后来听你奶奶说,你姥姥还跟他们道歉,说对不起啊没生个儿子,你爸就在旁边抱着你傻笑,你当时又紫又皱可你爸就是不撒手。等我再睁眼,你爸就把红糖水递上来了,他说啊,亲爱的,你辛苦了,女儿真可爱。那是你爸这辈子唯一一次叫我亲爱的,我也被这句话骗了快20年。可是这个混蛋怎么就抛下咱们两个走了?”说着说着,妈妈又流下了眼泪。

忽然间我明白了,那眼泪是爱情,那句“混蛋”是爱情,那个记了20年的“亲爱的”也是爱情,那都是我曾不相信的婚姻里的爱情。

我突然想起曾问过妈妈的那个关于爱情的问题,此刻再看那时接到的那个白眼,充满了无限羞涩。(猫嘍)



被需要很快乐

小区对面新开了家超市,经营超市的是位60多岁的老人,她腿脚不好,拄个拐杖。很多人背后议论,一定是儿女不孝。我常去她的小店,后来知道老人原是教师,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病退。这病我外婆有,二十多年几乎没下过床,人瘦得皮包骨。可是眼前这位,神清气爽,谈笑风生。老人说,怕痛整天躺在床上,肯定萎靡不振,她是长期坚持锻炼的。比如每天为顾客找东找西,就是一种锻炼。

后来,我认识了老人的女儿,她说,老人当年得病时,自杀过好几次,怕出事家人整天守着,什么也不让她干,结果在家里住了两年,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后来老人自己说,这样过着,比死还难受,想出去做点事情。这些年,在子女的支持下,老人摆地摊,开书店,卖小菜,做家教。虽然累,但很快乐,她感觉到被需要。

至于大家的议论,女儿说孝心不是用来给别人看的,只要母亲开心快乐,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。

作为子女,让父母快乐享受当下,才是重点。孝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真正的孝,是当父母老了,不仅老有所养,还要老有所乐,老有所为。(刘亚华)

·纪实连载

还没长大就老了

(3)

■文/成龙 朱墨

不用替身亲自上阵

《龙少爷》之后,我合作至今的编剧、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。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《夺宝奇兵》。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,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《海上剿匪记》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,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。

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,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,我饰演水警队长马如龙。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,一个是本正经的警官,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,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。

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,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,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。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,擅长特技动作表演,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,只要一个眼神,或者一个细微动作,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,这种无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。要知道,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。

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,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,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,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来摔到地面。经过多番讨论,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,你想要这个画面,就只能用真人来演。我当然要亲自上阵,没有疑问。

动作组开始思考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,降低我下降的速度,让我不至于摔死。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,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,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。

确定拍摄方案之后,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:“你确定这样可以吗?”

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:“没问题,咱们可以先试试看。”

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,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,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,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,沙粒飞得满地都是,我有点傻眼。不过我还是坚持:“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,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。”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,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。

那时在香港拍电影,如果不是在棚里,而是实景拍摄的话,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,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刚好这次拍戏取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,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,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,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,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,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。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,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。

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,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,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,而且不用替身。这下可好,此后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、卖东西的人、路过的人,都跑来现场张望。尤其一到吃饭时间,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,一边吃一边抬头看,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“今天不跳”,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。

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,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,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。每天都会往下一看一看,在心里盘算,这么高的距离,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,摔得往前一点,头会断,摔得靠后一点,脚会断,到底应该怎么摔?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,心想咬咬牙就拍了,但一站到那个边缘,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,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。

明日关注:我就是个神经病

·小说连载

知行合一王阳明

(11)

■文/度阴山

“这和尚终日说什么,终日眼睁睁看什么!”

二十多年的追寻,二十多年的苦闷,足以让王阳明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。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,建功立业没有平台,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,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。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。

佛道的确能解脱王阳明的苦恼,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,只要他能放弃一切。但是,他还有个心结。这就是他的家人,尤其是他的父亲。毕竟,他是个儒家士子,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,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。

终于有一天,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,以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道:“亲情与生俱来,如果真能抛弃,就是断灭天性!”他站起来,走出山洞,深吸一口气,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,原来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。他和佛教说了再见。

而就在几天前,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。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讶异时,他却叹口气说:“这是簸弄精神。”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,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。

第二年,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。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。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。据知情人透露,这个和尚已不视不言静坐三年。

王阳明笑了笑,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,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。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,看准了和尚,冷不防地大喝一声:“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!终日眼睁睁看什么!”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。所谓禅机,就

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、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,让接收方触机领悟。

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,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,总之,和尚惊惶地睁开眼,“啊呀”一声。

王阳明盯紧他,问:“家里还有何人?”

和尚回答:“还有老母。”

“想念她吗?”

和尚不语。一片寂静,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。最后,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,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:“怎能不想念啊。”

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。他知道,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:“去吧,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。”

第二天,和尚离开寺庙,重回人间。

什么是洒脱?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:该放手时就放手,不必计较付出多少。王阳明在辞章、道教、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,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。然而,他一旦想明白,说放就放,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。

王阳明用他和辞章、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:只有放弃,才有日后的得到。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,它就是一个包袱,甚至是五行山,只有放下它,才能轻松上路,继续你的前程。

现在,王阳明轻装上阵,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。他又回到起点:想要建功立业,必须成为圣人,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。

看上去,曙光,像是再一次出现了。

明日关注:和佛道一刀两断